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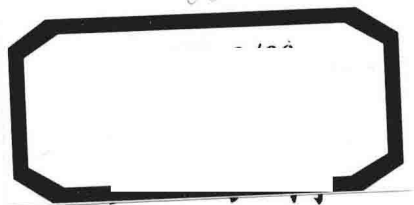
罗马行

[英] 希莱尔·贝洛克 著

倪庆旻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英] 希莱尔·贝洛克 著

倪庆伋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罗马行 / (英) 希莱尔·贝洛克著 ; 倪庆飧译.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06-5890-1

I. ①罗… II. ①希… ②倪… III.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183号

责任编辑: 张 雪

封面设计: 郭亚红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 125 千字 插页: 2 页

印张: 7

版次: 2017 年5 月第1 版

印次: 2017 年5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目 录

- 首途 / 001
- 酒桶的故事 / 005
- 莫塞尔湖 / 010
- 林中一夜 / 013
- 不幸的村子 / 016
- 弗拉维格尼 / 022
- 夏尔姆斯 / 027
- 山区的城镇 / 033
- 莫塞尔河河源 / 046
- 通往瑞士之路 / 058
- 阿尔卑斯的风采 / 088
- 雾 / 096
- 格林塞尔关 / 102
- 意大利 / 119

伦巴底 / 145

塔斯孔尼 / 180

后记 / 214

《罗马行》译后记 / 216

首 途

那是六月初的黄昏,但还没有到日落,我从图尔^①出发,经过南锡^②的城门,然而不是经阅兵场径直往前走,而是随即向右转,沿着壕沟和城墙而行,没有脱离一个又一个碉堡,直至我来到和莫塞尔河并行的那条大路。因为我要沿着莫塞尔河河谷开始我的旅程。我很幸运,莫塞尔河河谷径直通往罗马方向,虽然它只能带着你走一小段,从小小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它如一次直达的旅行开了一个多么可喜的好头,地图上由小点标出的路线准确地直指罗马。莫塞尔河有两个弯曲处使人稍稍离开正道,我试图避开,但总的说来,从图尔到河源约两百英里,从洛林省的这个部位人要步行进入意大利,河谷是一扇明显的大门。对开头三天指引我走什么道路经爱比纳和列米尔蒙直到河源,登越高大的阿尔

① 法国东部的城市。

② 同上。

萨斯巴隆山,这张地图也是有用的。河谷就像一条深沟,它上方的群山荫蔽着它,直到多山的上部,沃斯盖山脉被画成黑色。我选择日暮出发,因为午前一点时间和午后四个小时实在酷热。我计划在夜间、上午和黄昏步行,但是这个计划结果如何你不久就会知道。

我没有走多远,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沿着离开城市的大路走,这时我想我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搞清楚自己是不是顺利地走在通往罗马的路上;所以我在一道山壁边,回顾路过的城市和碉堡,把自己看见的山川形势画在笔记本上。那是一幅曾牢牢地留在我少年时代内心深处的景象,只要可以把过去的印象形成画图,就会留存久远,我想这对所有应征入伍的士兵都适用,他们会这样看待他们的要塞的,因为人在二十一岁时心地是这么纯净,生活对每一个刚参加进来的新手都是这么新鲜的,他和书本和一切生活中的忧愁烦恼隔离,那个地方的环境的印象深入人心并且生根,犹如他的学校和头一个家一样。我尤其幸运,因为我曾经跟炮手们在一起待过(众所周知的最好的一类人),不是在大地方而是在一个小城,那里非常古老又寂静,周围一圈地方的军人比在废弃的城堡内的男女和儿童的人数还多。小城以景色十分美丽而著称,虽然我孤陋寡闻,以前没听说过这里。我在一个十一月的拂晓头一回进驻小城,立刻感到它的名不虚传。我们一直前进到炮队驻扎的营房最高处。我记得

望见四面八方包围它的雄伟高山，掩蔽着大炮的威胁和保护。在东面和南面的静静的山谷里高高的森林俯瞰着莫塞尔河。在大路下的小城，耸立在一个小洲上或一圈高大的树木当中。所有这一切，如我所说，我永志不忘。我也下过决心，不论何时只要我踏上去罗马的征途，我要把这里当作我的出发点。当我在此地停下来并且回头去看时，在小城的大门口不远，我又想起那种景象，它让我回忆起那么多的欢笑、繁重的工作和劳役以及对武装的自豪感。

我直视着巨大的圣米尔堡，它是边界最坚固的工事，也是组成这个由壕沟保护的营地碉堡圈的门户。你只能看到一点点它的炮台，或一点也见不着，只望见葡萄园上方好几百英尺高的陡峭灌木丛。在顶部是有目的地栽种的一片矮林。挨着在它的左面，同样高度的是贝灵山拱起的山脊，这里隐藏着一座炮台。在贝灵山和我走的大路与山壁之间，我看见隆起的地面和被称为“正义之营”的营房，不过称它为小型的专制统治和友好的伙伴情谊之营更合适，以表明这两者是军队的生命；因为在我老家强迫实行的美德当中，正义位居第二，而纪律与同志之谊是首位；我考虑得越多，我越坚信在那里通过锻炼成为军人的吃苦耐劳的青年当中，谁也没有像律师一样吃的苦头多。右方耸立在城市的壁垒外面的高高的树木远看愈来愈小，像一条栅栏，在它们上面，这里那里，露出一个屋顶，显出大教堂或圣根郭尔特教

堂钟楼的顶部。

所有这些都是我朝后眺望时看到的，我注视一番并画了图后，又转身上路。

酒桶的故事

在我挂在肩上的一个旅行包或口袋中，有一大块面包、半磅熏火腿、一本速写簿、两份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和一品脱布芝尔酒——那是要塞周围地区最著名的佳酿，可是非常便宜。布芝尔^①这个名称是一个对连受打击而陷入绝望的人的好兆头，因为它之所以叫作“布芝尔”是因为这地方接连被罗马人、法国人、勃艮第人、日耳曼人、佛莱芒人、匈奴人焚烧过。或许，总的说来，过去数千年那些民族总是越过贝灵山这一狭长的地段走捷径向敌军进攻。所以你会设想它是一个富裕而骄傲的村子，如我前面说的，比要塞区任何别的地方酿造出的酒更好。这使我想起 1891 年大演习中遇上的一件事，一门炮由三个驾驶员拉着走，我是当中那一个。

我们在尘土飞扬中走过一段行程后，完全踏上了去康

① 布芝尔(brule)，法语焚烧的意思。

麦西的大路，接着停下来小憩，这时有一辆车子载着一只我从未见过的硕大无比的酒桶经过。你谈到海德堡^①的巨桶，或存放在纳帕谷^②清爽的木棚里大得吓人的酒桶，或里姆斯^③地窖里的大酒桶，但所有这些都是原地制造并保持固定，对无须运输的酒桶没有体积的限制。这只巨大酒桶的问题在于它虽然笨重但能移动，由笨拙、耐心的公牛极其缓慢地拉着，它们不慌不忙。桶上坐着一个壮实的农民，神情果断，仿佛他在跟他的同类战斗，在他的牛车一路咋啦咋啦地走着时，他不断发出“哼、呵、呼”的吆喝赶他的牛，那是一种愠怒的挑战式的声调。士兵们开始一个一个地招呼他：“你上哪儿去，老爷子，带着整个那座‘炮台’？”“为什么运凉水到康麦西啊？他们那里水实在太多了。”“你这小桶里装的什么货色，那小小桶里装的又是什么？还有卖酒人的酒瓶里的、葫芦里的、装油脂的小木桶里的？”

他猛然停止赶牛，转身回头对我们说：

“我愿告诉你们我这里有什么。我有几百公斤自酿的布芝尔酒，我知道这是现存最好的酒了，我要马上拿去卖，看看能不能叫那些傲慢的家伙心服口服。他们老是杀价，嘲笑

① 德国南部的文化与旅游城市，也制造啤酒。

② 美国加州的西部城市。

③ 法国东北部城市。

我。这酒每百公升值八个盾^①，也就是说每公升八苏；我说什么好呢？它值一个路易^②一杯：我会照我说的价钱卖，一个子儿不少。可是我每到一个村子，小饭馆老板就开始讲价钱，讨价还价，出六个苏或七个苏，我回答，‘八个苏拿走，要不算了。’等他像是又要争，我站起来就赶车走。我明白我的酒值多少钱，我不会降价的，即便走出洛林省到巴罗瓦去卖。”

不久之后我们在大路上又赶上他，这时一名中士在我们经过时大声喊道：“我愿给你七个苏，七又四分之一，七个半。”我们笑个不止，随后就把他的事情通通忘掉了。

有好些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开拔到那个地方，又开炮又在烈日下玩一种混乱的游戏，直到兵马拉开有一英里长，新兵全都聋得像那么多的标杆。最后一天傍晚我们到达一个叫海尔茨勒毛卢普的地方，在吃够平原的炎热和尘土飞扬的苦头之后那里犹如天堂；那里的居民善良好客犹如天使；那正是在香槟省的边界上。在我们把马擦洗完并喂过水之后，又指定了马厩的卫士。我们还余下约一个小时的闲暇，可以在凉爽的夜幕下溜达溜达，然后再到粮仓里去睡觉。突然我们有了世界真小的体验——因为正是那只大得可怕的酒桶竟然出现在这个村子的街道上，我们可以从它的行动

① 法国旧币名。

② 法国金币，一路易值二十法郎。

上看得出它依旧是装得满满的。

我们围拢在那个农民的周围，告诉他我们为他的不走运多么难过，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巴罗瓦所有因为一首歌而不买他这么好的酒的人通通是窃贼和疯子。他把牛和酒桶赶到附近一个非常高的棚子存放，告诉我们他的旅途遭遇：他因为坚定而受到许多攻击，他又是怎么抵抗的。在他的语气中愤怒多于伤感，我看得出来他的性格中既含有暴君的成分也含有殉道者的成分。接着他突然滔滔不绝：

“噢，这种好酒啊！只要它有人知晓，尝它一尝就好了！……嘿，给我一只杯子，我愿请你们几位尝尝，那么起码我会得到它应得的称赞。这酒我装运了一百多英里的路，到处都不受人欢迎。”

小凳上点着一支熔化的蜡烛。牲口棚的屋顶在黑暗的高处看不见，后边暗处牛在食槽不慌不忙地嚼草。蜡烛的光焰从下方照亮了他的脸部，照出脸上黑魆魆的影子，我们贴近时烛光在我们的脸庞上摇曳，然后它斜着淡下去，在酒桶长长的影子里消失。他靠近桶塞站着，眉头紧蹙，仿佛为什么非常重要的任务苦苦思索。我们所有的人，炮手和拉炮的驾驶员开始递给他我们的水杯，差不多有一百只，他把它们全倒满了——不是欢欢喜喜地，而像一个庄严地奉献祭品的人。我们也受他情绪的影响，不断地传递水杯，低声感谢他，大体上保持沉默。几个士兵无所事事地在门口闲荡。他

要他们把杯子递给他，盛满酒。他请他们把原来的战友尽量带来；很快就有一批来了又走的人通通得到布芝尔酒，低声祝贺。他愿意继续赠送下去直到送够，但我们适可而止，于是这个场面告一段落，我说不上他给我们的酒数量究竟多少，不过在他敲打桶盖的时候声音表示里面已经空了。我们付了钱给他，他拒绝收下，自己去躺在他的牛身旁睡下了，我们分别也到别的粮仓找到干草睡自己的觉。下一天我们在拂晓前开拔，再没有见到他。

这是布芝尔酒的故事，它表明人们喜爱的绝不是钱本身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喜欢同情和排场超过一切。它也教育我们不要对有钱的人苛求。

莫塞尔湖

我沿着莫塞尔湖而行，我一路走着，夏天漫长的黄昏开始降临。天空是空悠悠的，它的深沉是无际的。空气的澄清使我想入非非。我经过从前我们习惯停下来的地方，那时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在炮火下骑马的技术。我经过那栋小屋，这儿孩子们可以在难得的假日吃到水手鱼^①，那是用酒烹调的。这样走着走着，一直走到有水坝的地方，河水从这里展开成为一片水面，有点像一个湖泊。

我在这儿的木栅旁停下，向群山眺望。到目前为止，一路上的景物是了如指掌的，现在在我冒险进入高处的森林，在开始体验新的经历之前我最后注视着我所熟悉的東西。我从容地向它们告别，沉思着而不是向前走。在我身边的一切引起我的回忆，使我放松。一群绵羊由牧人赶着经过我身旁，他向我道一声晚安。我发觉自己进入了某种愉快的

① 用葡萄酒、洋葱等调料炖的鱼。

情绪,在那种情绪下把所有要写的书都构想到了(但一本也没有写出来)。我抽着巴尔扎克的“有魔力的香烟”,如果这类遐想对行动是致命的阻碍的话,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福的因素,在好些英里的行进中我把它浪费在那个可爱而静寂的山谷里的沉思上。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完全是他自己的主人,一点不为什么需要所控制,甚至不受必须表现出来的控制,那么他的一生就会在这些美妙的想象中过去。

这是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地方。洛林那条上涨的莫塞尔河在这里受到控制和阻拦,它扩散开去成为一大片水域。虽然非常浅,但从它水面的倒影和宁静上看,倒相当像一个幽静的深池。围绕它的陡坡差不多像高山的悬崖峭壁,上面长着深密的森林,那是洛林省的希望所在,这里有它所依靠的当地特产。有一个当地的小村,我们习惯叫它“富源中的圣彼得”,位于右岸陡坡与河水之间,恰好在山末端的一块平地上。这里从前是沼泽,现在是半田地、半池沼。大路沿着这块平地通过,路边种着稀稀拉拉的白杨树,你可以循着大路走啊走,进入沃斯盖省的心脏地区。我借助这里的沉寂和这片广大平静的水面安心休息直到夜晚。劳动后的归家之路,羊栏里咩咩的叫声,屋檐下的灯光,这种情调跟农民的生活完全协调一致。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我沿着上河谷走向山间的春天。

在圣彼得天色刚好是白昼过去,人觉得仍旧能阅读的

时候，建筑物和桥梁成为一大片朦胧的紫色，让人想起白天的时候，可是当比人更敏锐又不像人那么受记忆的幻觉所苦恼的夜鸟发现这种情况时，黑暗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农民在暮色下坐在屋外呼吸凉爽的空气，在我走过时人人都同我说话，我一一回答他们，在他们客气的招呼中不缺友好的情谊以及感叹一声上帝。只有一个人除外，他是一个休假的炮兵中士，他用我熟悉的口音向我大喊，邀我喝酒。但我告诉他我得利用夜晚上山到森林去投宿，因为白天天热不宜赶路。随着离开最后一幢房子，我由于孤单而惴惴不安。当大路开始向山上攀升进入没有人烟的地带和树林时，我纳闷夜晚会怎么过去。

更大的神秘感随上山的每一步而包围我。星星出现不多，褐色的夜雾沿山下的湖面慢慢浮动，但依然有足够的微光看得清大路，甚至可以辨认出荒僻的洼地里的蕨丛。主要的交通大路比胡同好不了多少；在山顶它一下钻入挺拔的松林之下，被黑暗所笼罩。这个森林的王国没有墙垣，是由阴影建造的，随着黑夜变得深沉变得咄咄逼人。倘若我有同伴，我们仍旧会低声交谈，在树木形成的地牢里即使我内心有话我也会悄悄说的。